



吾道一以貫之的探討

翁一峰

一、前言：



在論語中孔子二度提到：「一以貫之」（論語里仁四及衛靈公十五）。由於孔子並未明確指示這道是什麼？又要如何一以貫之？因此千百年來眾多儒家學者一直在探討及摘述。但由於對道真諦的詮釋不同而有了不同的看法。例如釋道為禮、為仁、為仁義禮、為忠恕、性與天道、為先王之道…等。再則由認知方法論來解釋「一以貫之」，例如統于天理、一以行之、仁以行之…等。後學

將研習及眾學者[見參考書目]的心得整理說明如下。

（一）孔子 ～ 子貢：

「一以貫之」第一度出現跟孔子的學生子貢有關。子貢小孔子三十一歲，非常聰明，口才了得，是言語科裡的高材生。他觀察自己的老師，認為孔子是「多學而識之」。

子曰：「賜也，女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與？」對曰：「然，非與？」曰：「非也，予一以貫之。」《論語·衛靈公十五.3》

孔子說：「賜（子貢的名為端木賜），你以為我是廣泛學習並且記住各種知識的人嗎？」子貢回答說：「是啊，難道不是嗎？」孔子說：「不是的，我是一以貫之」。

（二）孔子 ～ 曾子：

曾參的年紀比孔子小四十六歲，曾參在孔子的學生中屬於反應比較慢的，孔子說他「參也魯」，魯就是魯鈍，資質與慧根均非上乘，然而本性善良、事親盡孝，則是他的本性，至於孔子為何會選擇曾參來表示心意呢？也許因為曾參年紀較輕、本性憨厚；也許因為曾參正好在孔子身邊；也許孔子知道曾參已登堂入室，

只欠印可而已。結果孔子主動提起這個話題，曾參卻回答：「的確如此。」。

子曰：「參乎！吾道一以貫之。」曾子曰：「唯。」子出，門人問曰：「何謂也？」曾子曰：「夫子之道，忠恕而已矣。」《論語·里仁四.15》

孔子說：「曾參啊，吾道一以貫之」。曾子自己悟了，故回答孔子「唯」。孔子出去後，別的學生就問曾子：「老師所指的是什麼？」曾子自己雖有所悟，卻無法表達完全，只能用最貼近的話來回答：「夫子之道，忠恕而已矣。」

(三) 針對上述的二段對話，後學提出了下述三個問題並加以探討：

- 1、 夫子的這二句「一以貫之」含義是否相同呢？
- 2、 何為孔子的道呢？
- 3、 孔子的「一」是指什麼呢？又要如何「一以貫之」呢？

二、 問題的探討：

(一) 夫子的這二句「一以貫之」含義是否相同呢？

子貢在孔子弟子中因為善經商所以經濟最雄厚，口才也奇佳，並善於推理，因此自負不凡，不過他生性喜揚人之美。但對於性理心法的體認，卻是自嘆不如，嘗嘆曰：「賜也何敢望回，回也聞一以知十，賜也聞一以知二。」子貢平日能在言行上下工夫，又落實到見識上。夫子恐其以為老師是「多學而識之」，故問之。子貢方以為疑，夫子遂以「一貫」告之。因此我們也很難得知到底子貢是悟得？或悟不得？

曾子雖被孔子評為魯鈍，但曾子在自律日課上每日以三件事來自我反省。曾子曰：「吾日三省吾身：為人謀而不忠乎？與朋友交而不信乎？傳不習乎？」終以其「誠」與「孝」而悟得孔子一貫之旨。

孔子之教學常因材施教，綜觀二子治學之道可知：曾子是踐履篤實，子貢是博聞強識。因此告子貢則以學，曰：「賜也，汝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與？」告曾子則以行，曰：「參乎！吾道一以貫之。」因此夫子所指這「一」實際上是出於同一理的。



但也由於子貢的這一遲疑而只得一個賢名，而曾子則成聖了。

千百年來眾多儒家學者一直在探討的這「一」與「一以貫之」將在第三小節中加以探討及說明。

（二）何為孔子的道呢？

子貢曰：「夫子之文章，可得而聞也。夫子之言性與天道，不可得而聞也。」《論語·公冶長五.13》。

孔子之學有本性，有天道，有人道。文章，即是六藝與修齊治平之學，此屬人道，所謂人道敏政，諸弟子所共修，經常講習，故可得而聞也。至於性與天道，則深微難知，能知之者，顏子、曾子、子貢數人而已。且孔子教育注重人道，故罕言之，是以不可得而聞也。

那夫子之道到底是什麼呢？

夫子之道與老子所說的“道”都是“形而上”的概念。如果能用形而下的言語來說明，那就不是形而上的概念了。

（1）形而上、形而下 – 道、器

形而上之道的概念就是無法用言語來表述的，儒家說是“吾道一以貫之”；道家老子說是“道可道，非常道；名可名，非常名”；釋家也有拈花微笑的典故傳世。儒釋道三家誰都說不出什麼是道，只能打個比喻，餘下就要靠個人的修為來悟了。

焦氏竑在其《筆乘》中有云：「性命之理，孔子罕言之，老子累言之，釋氏則極言之。孔子罕言，待其人也。故曰，不憤不啟，不悱不發，中人以下，不可以語上也。」

孔子在繫辭上傳裏說：「形而上者謂之道，形而下者謂之器。」

形而上下的意義，先儒們解釋甚繁，現以二程子與朱子的“道器不離說”來解說。

程顥之言見於《二程遺書》卷一：「蓋上天之載，無聲無臭，其體則謂之易，其理則謂之道。……形而上為道，形而下為器，須如此說。器亦道，道亦器。但得道在，不繫今與後，己與人」。由此可知，二程子明白指出「器亦道，道亦器」。

《朱子語類》卷七十五記周謨所錄：「問：『形而上下如何以形言？』曰：『此言最的當。設若以有形無形言之，便是物與理相間斷了。所以謂截得分明者，只是上下之間，分別得一個界止分明。器亦道，道亦器，有分別而不相離也。』」朱子這段話極為精闢，如果把道與器以無形和有形來分，那麼便會有兩種結果，一是使道離形而虛脫，變成一個空虛的概念，西方的形而上學（Metaphysics）常犯此病。二是使道和器之間的溝通，顯得非常困難。因此不以形之有無而以形之上下去分別道與器。所謂『形而上者』，乃是指形的向上提昇，所謂『形而下者』，乃是指形的向下落實。拿陰陽來說，其向上提昇，是陰陽之中和，便是道；而其向下落實，是陰陽之相感以生萬物，便是器。因此道是道理，事事物物皆有個道理；器是形跡，事事物物亦皆有個形跡。有道需有器，有器需有道，物必有則。器不是道，但不離；道不是器，卻在器裏。這便是程、朱對道、器的基本看法。而這種看法與中國哲學中天人合一、理氣不離、體用不二的觀念有貫連性。

（2）夫子之道：

中庸二字，為儒教體道之極，行道之主。故道者，由上言之為形而上，固無可言。由下言之為形而下，有不可盡。是以天地未生（始於無，○）即有道。天地既成，道未嘗無。而道不可見，只憑物而明之，明之即冠所名，名即有所示。這亦是老子混成章所言“道先天地生”和“道名之無有”。

中者，示道者也。道憑物而明，物以中而合道。故守中用中，為人明道也。中者（⊕），太極也（☯，形始於無，○），象形。上古僅有太極之圖，而無中字。後人以為中，而忘其形，是重字而輕畫，失古人之義也。古人言文簡略，有畫即無所用字。惟其簡也，故名（太極圖）為極，或曰一。儒教以中狀道，而即以示道之本體。故明道者必守中，行道者必用中。



大學之道，「在明明德，在親民，在止於至善」。而中庸首章言，「天命之謂性，率性之謂道，修道之謂教」。

在大學言明德，中庸言明道。德之極至於治平，道之極達於至誠。德之用有所見於外，道之體有以存其中。故大學言教學，中庸言誠明，然大學之止至善，即中庸之誠。中庸之孝悌忠恕，三德九經之道，即大學親親、新民、格物、致知以及治平也。故讀二書，不可不一貫通焉。

曾子述大學，詳敘明德之目，明白述說“仁治之道”，而於“止至善”則未能盡述。因此子思子補敘之以中庸，「喜怒哀樂之未發，謂之中。發而皆中節，謂之和。中也者，天下之大本也，和也者，天下之達道也。致中和，天地位焉，萬物育焉。」天命謂性，率性謂道，中為大本，和為達道，自誠明，自明誠，至誠如神皆暢發性道之真，修養之事。而大學止至善之道，於此乃備，可見二書之相互為教，即儒教之全體也。其首述天命之謂性三語，開章明義，見中庸為教之旨，不外明性與天。而天遠性微，必有以顯之，於是率性之道以明之，此亦即子貢嘆謂焉：「夫子之言性與天道，不可得而聞也」。性道既明，則必求其合乎性道之德，以順乎天命之真，於是修道之教尚焉。故修道不外致誠，致誠必先立本，而後由道體以悟出中和之名。中為道本，和為道用。本為其體，用即其德。故曰中也者，天下之大本。和也者，天下之達道。此二語，包舉天人之道，道德之真，體用之全。凡天地萬物萬事，舉不能外此。即聖人明示其旨，而教人無誤於歧途也。言天下者，極言事物之眾，包含者廣，謂事物莫不生於道。

因此夫子之道之要在於：中和者，即道也，事物莫不立於中，育於和。能致中和，則天地以立，萬物以育，而道德皆全，修養之至也。止至善，即立本也。

（3）「人能弘道，非道弘人」

子曰：「人能弘道，非道弘人。」《論語·衛靈公十五.29》

由上節可知夫子之道有不可言的道(人性之本，天性之原)及可言說的道(人之道)。因此這弘的“道”具有這二種使命在內。

天地生育萬物而無言，唯有聖人能察天地之玄機，而施教化，此即是代天地而言者也。代天地言何耶？乃言不可言說之大道也。由此理可以窺見，道本無言，天地也無言，唯藉人為之力，方能將無言之大道宏揚之。設若無聖人代天宣化，傳道設教，則百姓就不能依乎聖人之言行，而行其道矣。

(三) 孔子所謂的「一」是指什麼呢？又要如何「一以貫之」呢？

(1) 以“誠”釋“一”

由中庸首章知「性出於天，教成於人」。又「誠者，天之道，性也，不勉而中，不思而得，從容中道，聖人也。誠之者，人之道，教也，擇善而固執之者。又言：誠者，自誠也。而道，自道也。誠者，物之終始，不誠無物。是故君子誠之為貴。誠者，非自成己而已也，所以成物也。」

所以人出於誠，當行於誠。誠是天下萬事萬物之起因結果。這至誠之道，非自成己，獨善其身而已，當自成而後，以兼善天下也。如果不誠，則天下萬物皆不成矣。

又言：「唯天下至誠，為能盡其性。能盡其性，則能盡人之性；能盡人之性，則能盡物之性；能盡物之性，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；可以贊天地之化育，則可以與天地參矣。」

「其次致曲，曲能有誠。誠則形，形則著，著則明，明則動，動則變，變則化，唯天下至誠，為能化。」

“誠”的含義簡單但精深，其所涵養之德甚廣，其所用至廣至大，而能成己成物，合內外之道。至誠最重要功夫在於“無息”，無息才能久，所謂「至誠無息，不息則久，久則徵，徵則悠遠，悠遠則博厚，博厚則高明。博厚所以載物也。博厚



配地，高明配天，悠久無疆。如此者，不見而章，不動而變，無為而成。」至道為性的本來，而性為人所固有，苟無悖德，而能充之全之，則已誠矣。故其為德，不見而章，不動而變，無為而成，此則誠之所以為誠，而道之所以為道也。天地之道亦是。天地為萬物所賴以生成者也。天地之道，不以生成為德，故能生成萬物，為能用其中及充其不息之德。用中者止於一，不移不失。故曰一言而盡，謂其“誠”也。誠者，盡乎性道之用，即守中也，抱一也。守中則不偏，抱一則不紛。中一之道，即萬物生成之本。前言誠者，物之終始，即此義也。故天地之道，不外於至誠無息而已。

「天地之道，可一言而盡也，其為物不貳，則其生物不測。」

此一言“誠”也，至天地萬物之生化化而不可測度也。其所謂不貳、不測、博厚、高明、悠久、覆物、載物、成物，無非至誠固有之德。故天地之道，與聖人同。聖人之德，與天地同，一“誠”而已。故誠者，天人共通之道，此為道之奧旨。人而致誠，方謂之成德。即天地萬物，亦無不以誠為其德也。

(2) 釋“貫”之一以貫之

至誠之道如何“貫”之？曰盡，曰拳拳服膺，曰力行。

曰盡，曰拳拳服膺。孟子：「盡其心者，知其性者；知其性，則知天矣。」中庸曰：「唯天下至誠，能盡其性，盡人之性，盡物之性，贊天地之化育。」復聖「聞一善則拳拳服膺，不敢失之」。

大哉至誠之道為能效天地之至誠以覺自性於圓明者，此為盡己之內聖工夫，亦即自立之工夫。自覺覺他，亦即覺了自性也能覺群性。使人人盡其自性之能事，如是則能大化時雨，萬物各盡其性，此天地之中和之正氣。能致天地之中和，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。

曰力行，「至誠無息」。「文王之德，於穆不已」。

天地之道，神鬼之德，皆因誠而成。人之合天地，通鬼神，皆以誠致，於穆不已，而徵於古聖之行，以證至誠達天之德也。於穆不已者，天之德。天德無盡，故深宏莫測。天德自然，故醇和至大。天之為天，固如是矣，而皆終始於至誠。能不息乃能誠，能誠乃能不息。配天之聖，如文王者，斯無愧矣。故詩所稱重在不已，不已即不息也。天之命也，文王之德也，莫不至於無息也。則學聖者，修道以致誠者，盡性以合天者，豈可不求其不息之行哉。

三、曾賜二子之“一以貫之”之實義：

(一)子曰：「賜也，女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與？」對曰：「然，非與？」

曰：「非也，予一以貫之。」《論語·衛靈公十五.3》

夫子嘗言：「十五志於學，…，七十而從心所欲，不踰矩。」「子入大廟，每事問。」「君子博學於文」，「默而識之，學而不厭」「多聞，擇其善者而從之，多見而識之」「我非生而知之者，好古敏以求之者也。」所以當子貢初聞夫子之言時固信之。但夫子欲不以此自居，故曉喻“一以貫之”。蓋聖人之學，詩、書、六藝、制度文物、事理本末，互相統攝，需出自至誠而運用妙智貫之，非僅來自於博文多識也。此亦聖人之一德也。諸家誤其解，蓋不察所謂“一”者。

(二)子曰：「參乎！吾道一以貫之。」曾子曰：「唯。」子出，門人問曰：「何謂也？」曾子曰：「夫子之道，忠恕而已矣。」《論語·里仁四.15》

聖人之心，渾然一理。曾子於其用處，已隨事精察而力行之，只是未知其體。夫子知其真積力久，將有所得，是以呼而告之。曾子果能默契其指而悟之「唯」。然則曾子答門人時，何不直言夫子之道「至誠一理呢？」蓋「忠恕違道不遠」，故曰夫子之道，忠恕而已矣！所謂忠者，唯盡己之性，為人謀事，以身納其事，而盡己中心也。恕者，唯盡人之性，盡物之性，施事於人，反推之己，而如己心之所好惡也。此是忠恕者，為行仁之方也，至誠之極也。故夫子之道需出之一誠，以忠恕貫之，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，可與天地參。



四、結語：

夫子之道在致中和，至誠。上下本末，內外始終，莫不以誠致之。故其功淺而益深，近而益遠。故誠字雖一，而一則屬天道，一則屬人道。人道不立，則不誠者無復能成。故誠者，直天下之本，而天地萬物所自生成者也。天以之高明，地以之博厚，萬物以之生育變化，其德不可極也。故曰誠者，物之終始，不誠無物。

當今社會人心不古普遍存在追求物質名祿，吾輩當思如何使人人明瞭本自具足之一善，往心性上下功夫，恢復本性之自然，啟發良知良能之至善，己立立人，己達達人，挽世界為清平，化人心為良善，冀世界為大同。

參考書目：

- [1] 謝文治編述，大學證釋白話譯註，光慧經典叢書 15
- [2] 列聖齊著/陳吉明編校，中庸證釋，經典系列 11，三德書局
- [3] 呂祖註解，學庸聖經，美國崇德儒學會，鄭錦玉承印
- [4] 四書讀本，智揚出版社
- [5] 傅佩榮，國學的天空—孔子的主張
- [6] 黃俊傑，日本儒者對論語「吾道一以貫之」的詮釋，東亞思想史 2006 第七章
- [7] 王慶光，朱熹對「誠」的體知、實現及其當代意義
- [8] 王達三，論孔子的“為道一以貫之”
- [9] 孔子之道的三種解讀——從曾參、有子、子貢的角度看
- [10] 高軍，“忠恕違道不遠”的探討

